

熙朝名臣實錄

熙朝名臣實錄卷九

秣陵 焦 竑 輯

榮國姚恭靖公

增補
功臣
第一

公名廣孝、長洲人、少祝髮、爲僧、里中妙智菴、名衍、字斯道、已又不學佛、顧好讀兵書、尚謀略、兼爲詩學書、嘗遇異人授占術、輒爲人決休咎、與王賓、高啓、輩善厚、亦與朱濂、蘇伯衡來往、洪武四年、詔取高僧、會病免、八年、詔僧通儒者、授以官、公試禮部、不得官、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宗泐薦公、時高皇帝封秦晉燕等十王、成祖封燕、將之北平、公乘間請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

柔願厚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當奉一白帽與王戴、蓋王
上加白其文皇也、成祖已稔知公亦欲得公會、高皇

后崩、上曰王與一名僧誦經念佛修齋、公名在燕府籍

中、則大喜、至北平居故慶壽寺、公每夢與劉秉忠語、高

帝崩、建文卽位、謀諸大臣齊黃方等、逼執伊周齊谷削爵

爲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燕王懼甚、問公曰能

卜乎、公曰能、卽以三錢授、成祖密祝而擲之曰、大王卜

天子乎、王曰咄、毋妄言、公拜曰、大王幸賜臣燕、亡左右窺

聽、故敢畢其愚、主上猜間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

士伍、蓋五王矣、天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神明英武、得士

○附類之其人○

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棗栗，悉雄萌屬郡之材官良家子，設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爲抗禦。大王卽不南，機先發，欲高卧得祭，且暮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無異也。燕王曰：子休矣。公曰：臣有所與相者。袁琪請以決。曰：與偕來。琪至，就傳舍。燕王從貌類者十餘人，往就琪相。曰：吾等俱護衛校耳，琪獨起指燕王拜。燕王手止之，稍間，命入宮，悉屏左右。琪俯伏曰：大王，太平天子也。臣遊燕市，燕市中諸將相肩接，則皆以大

王故時責燕益急。成祖召公入便殿審議，或歎息泣下。公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因問公師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又數日。公曰：可矣。遂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勒衛士攻克九門，出祭纛。見被髮而旌旗者蔽天。成祖顧公曰：何神？曰：嚮固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於是成祖卽被髮仗劍相應。兵初起，暴風雨。成祖不說，公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兵南行，公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卽不肯降，幸勿殺。當是時，獻陵居守，公及郭資等日夜守禦。輯拊兵民，南兵再攻城，設伏截其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

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縋死士下城，封南兵，或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罷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寨。成祖軍中有聞見異事及兵進止，輒緘書飛騎問公，條答附去。並中機適靖難後，爲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立東宮，陞太子少師輔。太子南京。上令公蓄髮，再三終不肯蓄髮，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亦不辭。上乃召還兩宮人。永樂二年，賑濟蘇湖十六年來朝北京，寓慶壽寺，病車駕再臨視，卒，贈少師，榮國公，謚恭靖。上爲文神道碑。洪熙元年，侑享。成祖廟庭。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罷侑享。

高岱曰袁珙初相 成祖年四十鬚長過臍當登大位

成祖恐人知陽以罪遣之行至潞河密召入邸於是 成

祖見其鬚及臍召珙昂首謂曰何如珙對曰鬚則及臍殿

下何昂首邪昂則猶少不及然時至矣特爲力稍難時有

顛士不知何許人亦亡姓名佯狂譎誕語多不倫然事或

竒中 成祖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隱語贊成大事一日

見張王子輔坐背有梁塵拍其背曰如此大塵猶不起邪

又嘗啓 成祖曰城西某所有地貴不可言殿下豈有可

葬者乎 成祖怪其言不祥曰無之顛曰殿下乳母何在

曰死藁葬矣顛曰亟改葬是是當有徵 成祖從之今所

稱聖夫人。墓是也。又曰齊黃帝以比乎都指揮張信爲

成祖舊所信任。密勅信使執。成祖還京師。信憂甚。不敢言。以告母。母驚曰。不可。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亡何。有勅使趣信。信絕然曰。何太甚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宮門。成祖見其挺身來。乃召信入。拜於床下。成祖佯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成祖曰。誠疾。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乎。今朝廷有勅擒殿下。殿下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廣孝至。謀事。適簷瓦墮地。成祖心惡之。廣孝

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邸見成祖曰變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成祖叱曰狂夫何來妄言二人曰臣爲布政司吏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今藩臬諸臣密䟽殿下欲謀大事得旨逮殿下脫不信䟽草在此

成祖以藩臬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二人曰逐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不出乃留匿邸中成祖出其䟽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人衛又曰成祖師圍濟南日久百計攻之不下以有鐵鉉守禦故也姚廣孝進劄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師還鐵鉉遂與盛庸等合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及東

昌再北。成祖師復還北平。姚廣孝曰：前固已言之矣。師行必克，但費兩日。昌爲文從兩日，此後當全勝也。

筆記曰：燕王南下，留太子守北平，而廣孝輔焉。李景隆、吳高、平安之師前後數十百萬，皆計却之。燕王已定京師，卽帝位，首欲封廣孝。廣孝固辭，爲留髮，賜冠服，居第，室女亦辭，乃拜僧錄。左善世賜今名，遣使於武當山營玄武宮殿，楹柱梵筴悉用黃金。是時天下金幾盡。又一日，上忽顧謂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之。曰：吾已知矣。毋諱。廣孝曰：臣朝與吏部尚書言，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是以介介耳。上曰：吾所以欲爵卿也。卽拜太子少

師尋命督修

高皇帝實錄成遺撫慰吳地廣孝有故人

王賓者居委巷不妄出入廣孝至吳三往見之皆不可遇

屏駟從徒步造門賓遙語曰和尚差矣卒不見謁其姊姊

秋、俱、公、之、嫂、也

亦揮出之熟徐視捫其頂曰幸此尚在後還京師卒年八

十五公幼名天信爲僧名衍爲左善世名廣孝逸史氏曰

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心玄門終不得以富貴易之

奇士哉李卓吾曰卽不循初服若李鄴侯亦何妨奇士總

不在此也若王賓者奚足言嗚呼公知故人而故人不知

公但知公之差而不知公之大也

李贄曰公官太子少師推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階特進

榮祿大夫勲柱國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加贈少師別號獨
菴老人又自謂迷虛子予時年七十五矣偶至燕寓西山
極樂寺訪問公遺書遺像甚勤迺有告者曰公自輟配享
祀大興隆寺而今燬矣今移公像于崇國西偏甚不稱予
齋戒擇日往崇國寺瞻禮見墨蹟宛然儼有生氣俯仰慨
慕欲涕者又之以爲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遂
至今日士安於飽煖人忘其戰爭皆我成祖文皇帝與
姚少師之力也而其可如此苟簡棄置之哉而其可如此
苟簡棄置之哉公像甚精峭上有題偈乃公親筆若以爲
古物亦當守爲世寶況真儀乎意欲移住崇國寺朝夕瞻

拜以致皈依縱在世不久亦愈于空抱遺恨也公有書名道餘錄絕可觀漕河尚書劉東星不知於何處索得之宜再梓行以資道力開出世法眼

御製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

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朕惟商宗得傅巖之叟以佐中興漢高用赤松之流以成大業蓋天之生斯人也豈偶然哉惟我太子少師姚廣孝蘇之長洲人祖菊山父妙心皆積善母費氏廣孝器宇恢弘性懷冲澹初學佛名道衍潛心內典得其闢奧發揮激昂廣博敷暢波瀾老成大展宗風旁

通儒術至諸子百家無不貫穿故其文章閎嚴詩律高簡皆超絕塵世雖名人魁士心服其能每以爲不及也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舉至京師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慶壽寺事朕藩邸每進見論說勤勤懇懇無非有道之言察其所以堅確有守積絕無疵朕益重之及

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更舊章構爲禍亂危迫朕躬朕惟

宗社至重匡救之責實有所在廣孝于時識進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禍福之機先幾效謀言無不合出入左右

帷幄之間，啟沃良多。內難既平，社稷奠安。乃召至京師，命易今名，特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既又賜之

誥命。祖考皆追封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如其官。朕命儒臣纂修

皇考太祖高皇帝實錄，廣孝爲監修官，躬自校閱，克勤所事。嘗歸吳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鄉人。其平生樂善好施，天性然也。永樂之六年三月，來朝北京，仍居慶壽寺。朕往視之，與語極懽。至二十八日，詔諸門人告以去期，卽歛袂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朕聞之，哀悼不勝，輟視朝二日。命有司爲治喪葬，追封榮

國公謚恭靖，贈以勲號，百司官僚暨畿內士庶遠近，
傾赴肩摩，踵接填郭塞衢。雖武夫悍卒，閭巷夫婦，莫
不贊嘆嗟咨，瞻拜敬禮，惟恐弗及。凡七日，儀形如生，
異香不散，卜地西山，礱石建塔。四月六日發引，靈輻
飄灑，法幢旋繞，于以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
利皆五色。其所養深矣。六月十一日乃葬，墓在房山
縣東北四十里。嗚呼！廣孝德全始終，行通神明，功存
社稷，澤被後世。若斯人者，使其栖栖于草野，不遇其時，以
輔佐興王之運，則亦安得播聲光於宇宙，垂功名于
竹帛哉！眷惟耆艾，深切念懷，乃揚其功德之不可泯。

者勒之金石以詔來人

湯陰伯郭忠襄公

公名資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爲戶科庶吉士
試主事戶部總部歷改湖廣陝西司爲真陞僉都御史尚
書郁新薦改北平叅議陞叅政不數月進布政使靖難兵
起公獻策防禦已而留侍 獻陵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
夜扞備輯睦兵民轉給饋餉靖難後陞戶部尚書 上曰
資朕蕭何也未閱月出掌北平布政司事卽建北京置行
部與雜僉並改行部尚書深見信用永樂十九年罷行部
復爲戶部尚書時巡符管建百費並興皆公調度 獻陵

卽位立東宮兼太子賓客。陞太子太師以足疾賜勅給半俸致仕復其家。宣德四年召公以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朝參公益恭慎。祁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謚忠襄。永樂後文臣贈伯四人。金純山陽伯。吳中荏平伯。金濂沐陽伯。

尚書宋公

公名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爲山西按察僉事。坐事左遷戶部主事。謫戍寧夏。建文初薦授陝西僉事。辛巳又坐事除刑部員外郎。靖難後命署禮部事。俄陞禮部右侍郎。逾月轉左。永樂二年尚書工部。或曰公爲陝西布

政使召爲工部尚書時管北京公取材川蜀七年奪憂俄
山通道深入險阻時下勅嘉公勞績九年治漕河已又
入蜀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來朝又入蜀是歲理獄江
西十七年又入蜀是年病召還京理部事造番舟十九年
造黃舟是年又入蜀公初治漕河濟寧與侍郎金純都督
周長修復會通河置十五閘盡用濟寧同知潘叔正策役
夫二十萬工十旬蠲租一百十萬石浚黃河故道用侍郎
濟寧上北者子
張信圖策與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自祥符魚王口至
中灤下二十餘里殺水勢河成賞功公第一長以徇私虐
人不得賞又於寧陽築堤城壩迨汝水盡入漕河用御史

許堪策疏洩河至海豐大古河入凡四百五十七里役夫
三千工一旬自是挽漕京師罷海運公功最大卒之日家
無餘貲洪熙元年呂震言公卹典未備與葬祭正德七年
始賜祠祀會通河上公剛果質直有經濟才馭下稍嚴以
故事亦易集純泗洲人洪武中太學生爲文選郎中江西
叅政召爲刑部侍郎扈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
賓客所至有政績淮泗間治水功最著卒贈山陽伯純寬
和有容吏事幹敏宣德三年夏暑勅法司疏獄純數會客
宴飲言官論純淹囚頌繫錦衣獄上念純老臣與致仕
去純在刑部獻陵嘗論純及臺寺劉觀虞謙曰法司尚

卷九
羅織言及國事，輒論誹謗，甚無謂。自今諸告誹謗者，悉勿治。又嘗曰：朕或嫉惡過甚，處法失中，卿等須執正。長天長人有膂力，善騎射，從靖難，白溝東昌棗城戰有功，歷官督府，治漕河，卒，贈萊陽伯，謚忠毅。又有蘭芳者，夏人，讀書通古今，洪武中舉孝廉，爲刑部郎官，知吉安府，有惠政，民思之，坐事謫爲辦事吏，從治河，濟寧復爲工部主事，永樂十年，以公薦，陞工部右侍郎，清潔無私。

河間張忠武王

王名玉，字世美，祥符人，仕元爲樞密知院，洪武十八年，自拔來歸，二十一年，從征捕漁海子哈喇哈，授濟南衛副千

戶以至都指揮同知建文卽位稍繩劄親藩成祖舉兵

不。但。爲。大。將。諸。大。事。多。皆。自。決。

靖難王謀畫爲多事可否進止衆論未定者王正色數語

立決首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鋤強三日城內外悉定

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會馬宣起兵薊州

迎拒王攻之宣率衆出戰執殺宣并執毛指揮使是夜急

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爲本簡敢勇士四

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衆拒戰執

殺之不傷一人分兵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款從上至灤

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漢州阨吾南路宜先擒之

上悅立發兵曰汝爲先鋒遂攻涿州雄縣擒潘楊二都督

時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真定。王自請往覘敵。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爲上。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兵所向。度可必勝否。衆未有說。王曰。今當徑趨真定。彼衆新集。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也。上曰。善。吾倚王一人足辦吾事。抵真定接戰。炳文大敗。獲其左右副將軍李堅、竇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二萬。復敗安陸侯吳傑軍。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圍城急。又諜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上與王謀。東援永平。旣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上從。上追斬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

免後顧。上從之，遂攻大寧，殺其都指揮朱鑑。北平報景隆兵圍城急，遂旋師。王請搗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大同，悉下。諜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上命王率衆馳駐河上。三日，景隆兵至，王以騎兵接戰，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上數匝，衝擊得出。王不知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竟被創歿，年五十八。上哭，既旋師，諸將侍。

語及東昌事。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玉令吾寢不帖席，食不下咽耳。隕涕不已。諸將皆泣。上卽位，論功。顧侍臣曰：玉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蚤歿，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謚忠顯。仁宗在春宮，數與侍臣言王謙見謀略卓然老成，非諸將所及。且端方有匡直之益。洪熙元年，加封河間王，改謚忠武，侑享。成祖廟庭，子輔別有傳。

東平朱武烈王

王名能，字士弘，懷遠人。父亮，國初功。世燕山護衛正千戶。

王嗣官事 成祖藩邸建文元年起兵靖難王及河間王首議縛三司奪九門卽引兵東攻薊州敗都指揮馬宣兵拔薊州度石門又拔遵化襲破大寧還兵破雄縣漢州擒都督楊松長驅至真定敗長興侯耿炳文再戰滹沱河王躍馬大呼突陣敗炳文兵還鄭村壩破九門兵又敗平安兵白溝河二年攻濟南追戰敗鐸山下戰東昌盛庸鐵鉉力戰圍上數匝平安兵又至圍益急王率周長等兵合胡騎奮戰上潰圍東北角出還營王在諸將中最年少善戰河間王善謀戰沒東昌軍事一諮王是年歷陞都指揮同知三年收合諸軍將薛祿等進戰夾河擒都指揮張

安夾河之戰，譚淵死，靖難兵窘，得王至，再戰勝，軍聲復振。敗盛庸兵藁城，三戰三敗之，遂率王與陳亨諸將攻真定。王先鋒衝庸中堅，殺幾萬人，擒都督顧成，出奇兵截南兵哨騎，連戰順德，大名彰德衛輝皆有功。戰西嘉山，破定州。十月，戰蠡南，兵大潰。是年陞都督僉事。四年克東阿，進攻東平，殺判官鄭華，盡破汶上諸寨。至小河，王真戰死，平安兵大捷，靖難諸將議旋師。王獨按劔奮罵諸將曰：漢高祖十戰九敗，終有四海。今舉事連捷，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人耶？諸將皆大不忠，當斬。衆遂定。上引兵南下，大戰大店，又戰小河橋，又大戰齊眉山，逆捷。盛庸平安等合兵六

十萬依潼山爲陣，王率李遠等設奇，四面進攻，大敗平安等。銀牌軍都督陳暉來援，安又敗暉，擒平安等三十人，降十萬衆。六月，渡江，進屯金川門，夜漏下五刻，門開，定京城。建文四年，封成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永樂四年，克征夷將軍，率二十五將軍討安南，加祿千石。至龍州，卒。能身長八尺，沉毅驍果，善拊士卒，被服常依儒生，追封東平王，謚武烈，侑享成祖廟庭。

定興張忠烈王

王名輔，河間忠武王子也。靖難功，歷陞指揮同知。辛巳嗣父，都指揮同知。統父兵戰夾河，藁城彰德靈壁有功。壬午

九月封信安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三年以父功進
新城世侯加祿三百石四年克征夷右副將軍佐成國公
討交趾成國公卒軍中進王大將統二十五將軍兵八十
萬入賊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我師至江口
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破交州乘勝引兵蹙清化覆
其巢穴降夷民十餘萬季犛遁入海屯兵鹹子關賊襲我
逆擊敗之五年督舟師進攻斬馘數萬追至奇羅海口擒
季犛并其二子蒼澄交南平得羆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
一十二萬上議復古羆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六年進
封英國公食祿二千石是年交賊簡定又反王率師二十

萬討之、七年獲簡定、召還京、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稱復陳氏王、又出討之、賊走海洋、據險荷花口、于率兵從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我王偵知、令先驅曰羣象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象奔還、自相蹂、大軍乘之、賊敗、十二年、縛季擴、十三年、留王鎮守、盡平餘寇、十四年、召還京、二十年、從上北征胡、二十三年、冊王女爲貴妃、洪熙元年、加太師、改王從兄兵部右侍郎信爲錦衣世指揮、同知宣德元年、漢王謀反、密遣人通王、王母賢、令王縛見上、得早覺、從上親征、加祿歲三百石、顧佐爲都御史、請保全功臣、王辭兵權、時時與蹇夏三楊諸大臣侍、上左右、

備顧問。正統十四年，從駕出土木，敗績。王歿，景泰元年，贈定興王，謚忠烈。王三征交趾，皆與沐晟偕。王功爲多，王器宇雄壯，顧盼有威，不妄言笑。歷事昭章睿皇，皆重王。李贇曰：使定興輔不還京師，得似沐黔寧長守交趾，以至正統十四年乃卒，則安南豈有先定興輔而陷沒者哉？等死耳，不死於交趾以爲忠，而死於土木以爲不忠，悲夫。

鄞國薛忠武公

公名祿，膠人也。起卒伍，從靖難，奪九門，東攻薊南，破雄漢，圍真定，擒駙馬李堅，東援永平，襲大寧，旋師解北平圍，大戰白溝河，又戰夾河，滹沱河，先登有功，單橋之戰，馬蹶，被

擒奮脫縛、拔刀斬守兵數人、復上馬去、再戰、大敗平安軍、轉戰淮上、有功、陞督府僉事、從北征胡、有功、進右軍都督、訓練幼軍、董建宮殿、永樂十一年、封陽武侯、食祿千一百石、又再出征胡、獻陵卽位、巡北邊、戰虜大松嶺、斬獲功、多、遣鴻臚卿卽軍中勞賞、與世券、加祿五百石、洪熙元年、克鎮朔大將軍、巡邊、景陵討高煦、以公宿將、忠謹、克先、鋒、圍樂安城、擒高煦、留鎮樂安、明年、從上巡邊、出會州、戰敗虜塞下、留鎮薊州、永平、復克鎮朔大將軍、護軍餉、開平、又出巡邊、戰虜鳳凰嶺、斬其酋、收孳畜數萬、加太保、條上邊事、城赤城、乘寧獨石、疾作、召還、卒、贈鄞國公、謚忠武、

公有勇略謀定後戰以故戰必勝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又
潔、廉、善、撫、健、兒、同、甘、苦、人、樂、爲、效、力、靖、難、諸、將、推、河、間、東、
平、二、王、及、公、三、人、爲、最、

鄆國張襄僖公

事 長陵

張信臨淮人父興開國功爲永寧指揮僉事信嗣官紫江
草塘功陞都指揮僉事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卽位疑北平
大臣薦信有謀勇調北平都司受密勅令與謝貴張昺合
力盡縛藩府人信日夕憂惜母怪而問之信跪對曰兒統
兵邊闔焉能無憂母曰汝非此憂其語我故信屏左右對
曰密旨欲得親生奈何母大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氣在

燕汝無妄爲禍家族信益憂懼未幾勅促信益急信艱然起曰何忍已甚至此三造燕邸文皇辭不見乃乘婦人輿求見文皇召入拜床下時文皇稱風病不能言久矣信頓首曰殿下無恙卽有恙當急論臣文皇曰余誠病且困待死爾信復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廷密勅信執殿下殿下意果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卽有意宜告臣

文皇見信稱臣又意甚誠惻泣下告信密謀立召姚廣孝朱能張玉定計奪九門信遂從靖難兵戰大寧真定鄭村壩還軍攻九門營西克大同轉戰夾河藁城渡淮破盛庸兵入金川門陞都督僉事再封隆平侯食祿一千石與券

世伯。文皇時時呼信爲恩張。凡召太子北京察藩王動靜諸客要事皆命信。永樂二十年征胡功加少師。洪熙元年與世侯劬支兩侔子鏞自立功爲指揮僉事先卒。鏞子淳嗣官。正統七年信卒贈鄖國公謚襄僖。淳以指揮僉事嗣侯卒。子福嗣侯無子弟祐嗣侯卒無子弟祿。正德三年嗣侯卒。子偉優給。十二年嗣侯。

廣寧侯劉忠武公

事長陵

倭

劉榮宿遷人爲總旗從靖難立功夾河藁城淝河陞督府僉事出塞討馬哈木阿魯台進左都督克總兵守遼東改名江當是時倭寇數入永樂十七年倭艇入王家山島傳

烽至公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壩明日倭數千人分乘二十艘直搗馬雄島圍望海壩榮發伏出戰遣奇兵伏山下斷其歸路倭奔入櫻桃園公合圍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自是倭大創迄今不敢犯遼東召封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復名榮還鎮十八年卒贈侯諡忠武子湍嗣卒無子弟安嗣正統十四年從征降都督同知景泰中守大同詔復伯爵時上皇至大同安邀郭登出見郭曰虜不可測吾二人者守土爲職脫有變奈社稷何擐甲登城北面拜曰臣義與城存亡安竟出見命進侯從上皇入京言官葉盛劾安落侯復爲伯天順元年進封侯

加祿六百石與世侯券成化七年卒贈嶧國公謚忠僖

卷九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

秣陵 焦 竑 輯

左春坊大學士解公

設內
閣之
始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
戊辰會試禮部第七廷試第三甲縉兄綸及女弟之夫黃
金華亦同登第太祖授綸禮部祠祭主事縉與金華皆
中庶吉士一日幸大庖西諭縉曰爾試舉今政所宜施行
者縉上封事萬言及太平十策上喜稱奇才兵部尚書
沈潛忌之縉乞改官乃官御史李善長歿縉言善長出萬
死佐上得天下爲勲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奈何希望

不測以佐胡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已失刑、而臣懇惻爲言、願戒來者、縉又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寃爲詹徽所嫉、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切齒恨之、旣時時敢直言、上乃召縉、父謂曰、大器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論縉曰、而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大用汝、未晚也、八年、上崩、縉奔喪、被劾、謫河州、衛吏建文初、召入爲翰林侍詔、靖難後、成祖召縉及黃淮、備顧問、遂入內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等、陞縉侍讀、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縉始也、時儲位未定、召縉密議、縉言立嫡

以長，又言好聖孫。上遂立世子爲皇太子，封高煦漢王。陞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漢王由是怨縉，未幾用兵交趾。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又謂不宜過寵漢王。上怒，乃出縉廣西叅議。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趾。八年，上北征，縉入奏事不見。上見東宮而還，漢王乘隙譖縉，遂徵下獄。三年，死獄中。死年四十七。縉喜引拔士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當時蹇夏黃陳之用，縉密贊居多。文皇嘗與論羣臣，御書蹇義等十人，命各疏其下。仁宗後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也。官其子積期爲中書舍人。

大庖西封事萬言畧曰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既無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又無貨利聲色游畋玩好之欲此皆遠過於漢宋又何遜讓於唐虞唯願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唯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立國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無變之法無一日無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用刑太繁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繩蕪一時

鬼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又云：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染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蓋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成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進人不擇。

於賢否授職不量其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
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
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咸
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椎埋鬻悍闡茸下愚者朝捐刀鐻暮
擁冠裳左葉筐筭右縮符章剔履之賤袞繡巍峩負販之
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豈恍惚有德古者鄉隣善
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
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 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
家神性誕妄恍惚無不洞燭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
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夫罪人不孥罰

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蹈其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何取夫節義哉。

吾學編云初，成祖寵信公，手書倚任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授公十人者，皆與公厚善。公具實封以對，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元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雋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慙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駟儉之心。奏上，成祖以示。東宮曰：至剛朕

已洞燭餘徐驗之。東宮問縉，建文君所用之人何如，對

曰：此皆洪武中人材，事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

楊東里云：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爲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煖，平生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後裔，而襟宇闊畧，不屑意細故，表裏洞達，絕無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故求文與書者，日輾轉，獨不畏疆禦，承運庫官張與恃寵而橫，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曰：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其文雄勁奇古，詩豪

宕豐瞻書小楷精絕行草亦佳

天順日錄云 文廟過江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修俱約同成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自爲贊繫衣帶縊東廡下後縉爲周作傳戲謂其子曰當時若同成誰與爾父作傳邪

畜德錄云解應制題虎顧象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見詩大有所感卽命所親信夏原吉迎 太子於南京

傳信錄云宮闕初成 成祖命書門帖縉書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遂大喜厚齎之又云中秋節開宴賞月而月

爲濃雲所掩。上命縉賦詩。縉作風落梅一闕。其辭曰。嫦娥而今夜。圓垂簾。不着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道。廣寒殿。上覽懽甚。賜飲至東白。

閣學記云。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羣策。當時翊運元臣。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懼。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批鱗逆心。罔所諱忌。而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歎。不可想見。規模真弘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清華。密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不及知。卒罹於讒。莫之敢白。悲夫。

瑣錄云。成祖渡江。周是修與胡解等俱有約。旣而解

令覘胡見胡如何回問家人餽猪否解笑曰一猪尚不捨
肯捨性命又云文華寶鑑成 上諭紹曰 皇考訓一太
子嘗采經傳格言爲昭鑑錄朕此書稍加充廣益以 皇
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能守此足爲賢君
矣

少保黃文簡公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舉二甲進士授中書舍人
壬午靖難師過江淮同百官歸順 文皇簡入內閣授翰
林院編修進侍讀三月欲立東宮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
正法 上意遂決冊立 仁宗爲皇太子命淮爲庶子兼

侍讀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輔導 皇太孫七年巡狩北

京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

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八年 親征胡虜

適長沙妖人李法良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

漢王言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

亟遣以掩不備既而法良就擒漢王愈忌淮九年虜酋阿

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淮曰北虜狼子

野心離其黨則易制併爲一則難圖 上顧左右曰黃淮

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處平地所見唯目前耳十一

年再命留守南京陞翰林院學士十二年漢王隨侍北征

日夜窺伺間隙，譖言監國之禍，適淮進表行在。上大怒，逮繫獄中。十年，仁宗嗣位，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洪熙元年，加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夏五月，仁宗宴駕，皇太子往南京省謁。孝陵未至，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德改元八月，漢庶人反，上親征，命淮留守，師旋，固請歸田。時淮父靜菴年八十有九，淮襄事畢，拜恩闕下。上留累月，賜遊西苑，乘肩輿登萬歲山，錫宴山麓。翌日，仍宴餞太液池，諭曰：「明年朕誕辰，卿其復來。」明年如期至，寵錫有加。淮家居二十餘載，正統十四年卒，壽八十三，謚文簡。

瑣綴錄云有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於文簡祭酒劉益謂文簡好訾毀同列

縣笥瑣探云 文廟嘗選進士二十八人入翰林讀書令大學士解縉督其業時周文襄公忱奏願入選然所選二十八人已足 上特嘉獎曰此有志之士許之又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習義獻書以黃文簡准專領其事一日謂文簡曰諸生習書如何對曰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不敢儕二十八人之列但日日跪階下臨楮 上問卿持所書來否准卽出書 上問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之後 上曰當令與二十八人同習准對此人尚在匠籍須與飲

食給筆劄於是卽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脫匠籍徑入
士流矣

殿學記云予觀文貞所載日錄謂淮忌胡廣解縉再觀省
愆錄乃知淮之不幸夫一黃淮耳下獄十年家食二十餘
年杜門掃軌不問國事者三十餘年而同事七人縉旣雉
權廣亦蠹天唯文貞秉鈞文敏謀帷淮之蒙詬其可知也
吾學編云初與公並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卒解
縉沒詔獄唯西楊秉鈞最久東楊謀帷最密並總修累朝
實錄而公闢土十年家食餘二十年家詬簡牘君子弗信
也禿翁曰此一段是文簡公斷案

太子賓客胡公

胡儼字若思，南昌縣人。以書經中，洪武丁卯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中副榜，授華亭教諭。以內艱去。丙子，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改餘干。遂著爲令。建文元年己卯，陞桐城知縣。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安薦儼學足達天人之際，智足資帷幄之籌。下吏部召儼。比至京，靖難兵渡江矣。

文皇卽位，擇翰林官吏部更薦儼。上曰：儼曉天文，宜令

欽天監試，送翰林供事。解縉又薦儼，遂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內閣，尋陞侍讀。永樂二年，陞左諭德兼侍讀。外艱去。詔奪情，儼持論少愆，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薦

儼學行堪爲師表。陞國子祭酒。上幸太學，御藝倫堂，賜

坐講經，俯聽甚悅，賜賚優厚。六年，薦修撰吳溥爲司業。八

年，上北征，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

監國。洪熙元年春，以疾乞休，賜璽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

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時諸生託故告歸者，坐法戍邊，賴儼

申論得免。儼雖出內閣，不復預機務。然朝廷大制作，凡

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推總裁。正統八年，

年八十三卒。儼自處淡薄，衣食僅足。方岳重臣俱待以師

禮。嘗典湖廣鄉試，取楊溥居首，批其所刻文曰：他日立玉

階，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私曲。後

楊溥歷內閣少保卒爲時名臣

天順日錄云胡願卷急流中勇退人也又云儼爲祭酒以師道自重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

太師楊文貞公

楊士奇名邁以字行泰和人初試吏部尚書張統讀其策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列名第一授王府審理副會成祖卽位遂擢翰林編修尋陞侍讀時方開內閣于東角門內命士奇等七人處其中因論士奇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二年立皇太子兼左春坊左

中允一日講大學士奇呈講義 上覽畢曰先儒謂堯典

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矣侍講學士王逵講乾九四

舉儲貳以說 皇太子疑其言問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

之說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

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

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

豈敢妄出意見五年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簞

諸物或得其日以進 上閱之無士奇名獨召問士奇對

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衆皆作詩文以贈其行故

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

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爲。物。微。甚。當。無。他。意。上。遂。命。燬。其。目。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士。奇。視。草。既。稱。善。卽。命。與。諸。尚。書。皆。觀。兵。部。尚。書。劉。儁。私。謂。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既。稱。善。可。勿。易。士。奇。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僞。言。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七。年。車。駕。巡。北。京。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專。職。輔。導。皇。太。子。覽。文。章。正。宗。稱。真。德。秀。學。術。純。正。閱。歐。陽。修。文。集。喜。其。奏。議。懇。切。因。謂。士。奇。曰。廬。陵。有。君。子。春。坊。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皇。太。子。士。奇。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而。薰。之。詩。皆。言。志。也。殿。下。明。經。講。道。之。殿。若。娛。意。文。

字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士奇問曰爾輔東宮日久果何如

士奇對曰殿下孝敬無比上使言其實曰凡有事宗廟

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

卽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曰上以命我可遣代乎遂親

祭祭畢汗褊體疾遂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遣

行不敢輕任下人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從古聖賢

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

陛下付託上悅十二年正旦日食上問禮部翰林諸

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與否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

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同日宜免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恐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之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獨召士奇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義對曰不知若朕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既知矣言之何害耶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事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將徙都北京唯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唯陛下善處之使

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以東宮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榆也。是冬，周王楚王來朝，謁孝陵。上命皇太子、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班，分列兩傍。上出所書，並次與士奇合。卽遣鴻臚寺寺丞周昇持赴陵。少頃復命，以宸翰上。上遂以與士奇寶藏之。皇太孫勤學好問。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侍講讀。士奇

蹇義同舉儀智兼以爲老。士奇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當今廷臣未見其比。上曰：智雖老，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日食，宜免賀。朕識之。二十二年八月，成祖北征，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仁宗卽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慮趙府爲變，因秘未發喪，輒急未有所與。士奇言：上所用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上卽取付太孫，曰：有啟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旣而謂士奇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而興？且曰：朝廷事，卿與蹇義當悉究心。吾當重用卿二人。士奇曰：此收人心之

一機也。思之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臣兩人不應先及。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于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做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徧語羣臣，易從吉。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成祖皇帝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上於皇考可遠，卽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說，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上亦未答。明日，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唯學士，武臣唯英國公如。上所服，罷朝。上諭左右大臣曰：「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自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

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保本年十月一日大理寺卿虞謙
上封事過激上怒降謙爲大理寺少卿而以屬吏楊時
習爲卿士奇以爲不可卽復其官本年十二月加少傅進
階榮祿大夫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郎有司皆來朝京師兵
部尚書李慶言于上曰民間馬畜已散軍伍尚餘數千
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牡馬佐二官領牝馬
太僕寺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奇謂不可慶
忿不納士奇獨奏曰朝廷選賢授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
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
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產累子孫

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而不報。明日士奇又言曰：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而號泣於道。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恐無志於問學矣。此令之失非小也。上曰：吾偶忘之。當卽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

士奇論曰：內批豈真忘之邪。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爾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耳。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勅止散馬矣。士奇頓首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已領者如何。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駒。虧損不責償。未

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唯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本月。上以梓宮在殯。新正朝儀不用樂。及鴻臚習儀。仍用之。士奇與黃淮等疏言。前已議不用樂。乞勅禮部設而不作。遂有旨。如士奇言。洪熙元年正月。命士奇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士奇辭曰。臣爲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上厲色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鄉獨二職。人將謂何。士奇請辭俸。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上曰。朕成鄉志。乃聽辭。於是黃淮亦

辭戶部尚書俸。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連旨，後已陞爲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卽位，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命都察院逮治。士奇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卽位，皆悉寬宥，今追理仲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衛綰不赴，卽位用綰，前史避之。上喜，卽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勅獎諭。二月，賜士奇田二頃，士奇懇辭。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卿前辭祿，今又辭田，何也？士奇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幸少延殘喘，得更事。陛下二三年，獲全歸山林，受賜多矣。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

用等交奏其賈直士奇進曰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唯

陛下容之。上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士奇又

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加罪四方朝覲之

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只謂朝廷不能容直言耳。上

惕然曰朕非怒謙乃其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之士

奇曰此非臣言能使之論當以壘書開諭。上遂命士奇

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上以

士奇匡輔力多特賜壘書其畧曰朕膺監國之命而卿侍

左右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嘉謨嘉猷入告於內

則于於治茲以已意劄製楊貞一印一枚用藏於家傳之

後世唯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唯艱共思保守
唯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
休永世無斁 上嘗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
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
用今試卷例紙姓名請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南六
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
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迎見請乘勢移師彰德 上問楊

榮榮亦力贊 上又問蹇義夏原吉吉義依違而已榮隨
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常有實今以何爲辭榮曰今
逆黨已言實與趙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

往見蹇夏言不可狀蹇夏曰上今特信榮言不係吾輩
可否乃復見榮曰太宗皇帝唯三子今上唯二叔其
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
曰汝不草勅吾當以聞依復召蹇夏蹇夏乃以士奇言白
上上於是不憚而止然言者猶喋喋乃特召士奇問曰論
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唯趙於陛下最親
上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言示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更
得一璽書論之尤好於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卽獻護
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久之上復召士奇論曰吾待
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

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鬻表乞立爲陳氏後大
臣皆言此黎利之誦當發兵誅討或謂與之無名徒爾示
蘇上召士奇與楊榮榮曰永樂中費數十萬人命得此
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士奇曰榮言
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未得乃
郡縣其地數年以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祖宗之
赤子體祖宗之初心保祖宗之赤子正陛下盛德
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爲美何謂示弱臣侍仁宗
皇帝久矣聖心每憾此事恐有意外之慮願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六年七月日旣夕上徵行至士奇家士奇扣

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自輕、上笑曰、朕思卿一
言、故來爾、七年二月、士奇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
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公廉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
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以賍問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
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
爲小人所誣、英廟卽位、陞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
知經筵事、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專用保舉、卽是
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只令吏部選除、士奇上疏
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人、百
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稱

得人間有一二菲才，蓋緣舉主一時審察不至，亦或實是
徇私，所司不行糾舉故耳。且宣宗臨御之時，體祖宗
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
有異議，多以得人爲喜。今乃以爲不美邪？唐太宗力行仁
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至天下斗米三
錢，今謂保官恩出於下，夫衆臣舉保，吏部審實，具名奏請，
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卽不得授，恩實非出於下者。
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壞壞。先帝良
法，使小人皆得進用，伏望聖斷，只依先帝勅旨施行。
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

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唯念用人
賢否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 詔如士奇議六年
麓川變反太監王振主征討命王驥爲總督而以刑部郎
中楊寧叅之士奇贈詩有征蠻忽遠圖之句其後師雖有
功實爲南方大病八年士奇子稷坐事逮繫給事中廖莊
等御史陳員輅等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人事上
士奇疏乞致仕 上優旨留之九年復賜璽書曰卿歷事
祖宗寔唯簡在暨朕繼統啟沃弼贊厥勞尤多卿子旣垂
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以副倚畀士奇感
泣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焉呼功成名遂

身退難矣哉。然士奇實無可退之義也。唯有舉賢以自代耳。

三朝聖諭錄云。宣宗皇帝嘗奉太皇太后往謁陵士

奇與蹇義楊榮等皆從。上傳太皇太后旨命士奇等

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既數日。上諭士奇曰。太皇

太后爲朕言。皇考往在宮中。談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其間才學優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評議。言蹇重厚小

心。但多思少斷。卿能持正言。不避逆意。方議事時。先帝

本不從卿。然卒從卿。始不敗事。士奇對曰。此太皇太后

之盛德。仁宗皇帝之盛德。願陛下常奉聖訓。

野記云 皇后大漸召三楊宰相至榻前問 朝廷尚有何事未辦者文貞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 后曰曆日已革除豈可復用對曰曆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 后領之其二 后亦首肯其三 方孝孺已誅太宗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成乞弛其禁凡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之

蘇談云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三經博士陳嗣初等舉與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塞匠以一文副初教書儒生以一言

皆入啓事，悉登臺閣。

縣筭瑣探云：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今之山林有知名士否。對曰：東吳有陳繼善爲文。仁宗召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上曰：此嘗在禁庭，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相識，因夏忠靖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偶見之。

菽園雜記云：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東里問崑山有屈昉，永年茫然，慚赧而退。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又云：國初諸司皂隸主驛從而

與大。臣。第。一。〇。二。流。

已，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蓋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改

名曰柴薪銀也。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巨萬計。在京諸司則皆出畿內。并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

殿學記云。予觀沙羨稿石臺稿。見文貞蚤歲跣弛魁岸。視天下莫已若。及觀國史暨三朝聖諭錄。乃知管仲之才。優於召忽。魏徵之績多於王珪。輔亮。東宮保全趙邸。歷事四朝。終始一轍。或者乃以周是修之。成子稷之。獄少之。則吾不知也。

吾學編云。十二年秋。上北征還。下公錦衣衛頌繫。尋宥之。二十年秋。上北征還。又下公錦衣衛頌繫。逾旬乃釋。

可知監國之不如從幸審矣。監國之臣易生嫌隙。又云。洪
熙元年四月。公及蹇夏東楊侍。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
曰。未見。上慘然曰。天命也。歎息而起。又明日召公及蹇
公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
賴皇考仁明。幸得保全。言已而泣。二人亦泣。上曰。卽
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遂賜公楊貞一印。
閱月。上崩。又云。宣德三年。上謂朝臣貪濁。奈何。公對
曰。貪風始自永樂末年。上問何故。對曰。永樂十五六年
後。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耳。仁宗
嘗諭侍臣曰。諸臣唯吏部侍郎師達廉。東楊曰。當時亦唯

方賓有貪名

景陵卽位顧東楊問今日誰最貪對曰莫

甚劉觀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觀去誰可代於是乃以

顧佐代觀又云

上立文華殿召公屏左右言張瑛嘗言

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饋榮者士奇對曰榮屢從

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不

阨塞險易遠近及虜情願逆唯榮耳臣等皆遠不及上

笑曰朕初卽位榮數短卿而非義原吉卿願爲榮地邪士

奇頓首曰願

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又云裕陵卽位

冲年昭皇后臨朝獨委任公公乞屯田以省漕運蠲逋

慎獄作養生民嚴敷百司推薦才傑公卿潘泉頗稱得人

馬壬戌 上度野狐嶺至山巔召學士胡廣及榮指示山
川形勢各於馬上賦平胡詩榮有聖天尊居四海安天教
戎虜自相殘之句未幾謀知虜酋本雅失理與其下阿魯
台讐殺東西奔遁亟召榮諭曰此賊果自相殘前詩不爲
識乎三月 駕發凌霄峯榮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刑
部侍郎金純四人失道 成祖命中官二人及傳令者追
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
墜馬胡廣金純不顧榮下馬爲幼孜整鞍轡不數步復墜
馬鞍盡裂榮卽以所乘馬讓之而自乘孱馬從夜至旦登
高涉險至午方詣中軍 成祖大喜笑語幼孜曰此中多

狼汝非楊榮殆將不免三月、駕次清水源其地有鹽海、
有近水皆苦鹹不可飲、明日營西北二三里忽有泉湧出、
味甚甘、上遣中官以銀瓶汲取親嘗之乃賜榮等飲而
士馬皆給、因名爲神應泉焉、榮等應制賦詩五首、駕至
驢駒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逼賊境、上駐蹕河上親選
勇士三百人、專主護衛、而以榮掌之、胡寇平班師、軍士食
乏、榮言宜召乏糧者、卽日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糧炒散給
并下令、凡軍士糧炒多者許假貸、回京倍償、秋七月至開
平、召榮還南京計事、事竣還京、冬十月、扈駕南旋、上
賜鞍馬錦衣裨褻、路費九年辛卯、乞奔母喪、賜白金鈔幣、

遣中官宋成送至家抵家服已闋六月還京賜酒饌勅戶部優免其家徭役八月命爲應天府鄉試考官九月皇太子命侍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十月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爲總裁十年壬辰冬十一月甘肅守將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逃去主赤斤蒙古衛指揮塔力厄將爲邊患勅守陝西豐城侯李彬討之仍命策往經畧榮選具言戎狄豺狼叛服常態不足以勤大軍遂勅彬旋師未幾叛者皆附十一年癸巳二月復虜駕幸北京賜幣鈔米等物十二年甲午三月虜征瓦剌時皇太孫侍行成祖謂榮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知過人

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
月駐蹕典和以尚寶司之人命榮兼掌凡出號令與宣傳
之事勅旨旗牌不得榮奏凡不敢發乙卯師次大石鎮

成祖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宜擇將帥力屯
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兵食不
足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等物冬十一月上諭榮曰五
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傳註之外諸儒論議有相發明者宜
采附於下周程張朱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
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宜類聚成編以榮總其事十三
年乙未三月禮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太學命榮爲記五月

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榮進詩文加賜上尊束帛鈔衣九月所修書成賜名性理大全宴於禮部十四年丙申四月陞翰林院學士仍兼春坊庶子冬十月扈駕南還十五年丁酉三月駕復幸北京廣召問民情賜白金鈔幣金織紗羅紵絲衣帶十六年戊戌五月進太祖高皇帝實錄成祖御奉天殿受之後閱良久嘉獎再四會學士胡廣歿命榮兼掌翰林院事成祖注意益隆而諸大臣忌之屬北京國子監缺祭酒衆因薦榮成祖曰吾固知其可汝但求可以代之者於是衆意銷阻六月詔修天下郡邑志命榮總之十七年己亥十二月進言十事皆指

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成祖覽而喜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俾入奏。乃詔諸司卽日俊改。十八年庚子元宵節，上御午門觀燈，賜百官宴，并示以御製詩，榮和而進。成祖悅，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階奉政大夫，賜宴禮部。十九年辛丑正月，北京宮殿成，初御朝賀。成祖念榮日侍左右，密加賞賚。四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偏切近，密閣榮奮身直入，扈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積歲制勅文書，昇致東華門河次。上嘉之，賜銀酒杯古。

銅器各一事鈔千錠時翰林侍讀李時勉等十餘人爲飛
語所中成祖大怒榮力爲救解得免是冬兵部尚書方
賓得罪成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皆下獄禮部尚書呂
震侍左右屢言夏原吉儉邪誣罔上益怒榮極言其無
他二三人者唯以數征北虜乏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
儉邪未之見也由是上置不問二十年壬寅三月從征
沙漠秋八月還京師九月宴隨征將士命榮坐前列賜鈔
幣并二品金織製衣靴襪閏十二月甲子詔復西征有
以建文間江西殫集民兵與餽運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爲
言者榮曰此兵夫昔有詔令復業矣今復徵之則是失信

成祖笑曰、卿言正合朕意、二十一年癸卯、秋七月、扈從征西、八月、駐師萬全、一應軍務、悉命榮掌、自晝至夜、或三接五接、或宣詔、但以楊學士稱而不名、冬十月、次天威、寧陽侯陳懋、奏番王也先土干納款、命榮往太同議約降之禮、榮回營、奏對稱、旨、冬十一月、旋師、二十二年甲辰、三月、復征北虜、五月甲申、榮言軍士勞苦、宜遣使諭胡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乙未、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復、奏處州麗水建寧政和山寇行劫、請發兵誅捕、榮謂彼皆愚民、或爲有司所苦、或爲衣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若寬而撫之、當遂分散、既而果悉順服、七月庚辰、次清

水源道旁有石崖高數十丈。命榮紀年月日刻於上。丁亥次翠微岡。上御武帳中憑几而坐。顧內侍游壽曰：計日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可至。辛卯次榆木川，不豫。召榮等受遺命傳位。皇太子遂崩。衆倉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表。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寶馳報者。榮曰：先帝在稱勅，今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次雙筆峯。榮先馳計。皇太子八月至北京。致大行皇帝遺命。丁巳。仁宗卽位。賜榮白金二錠、鈔二萬、珠幣二十表裏。及胡椒諸物。己未。陞嘉議大夫、太常卿、仍兼前二職。九月丁酉。進太

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階資善大夫戊戌賜銀甲一其
文曰繩愆糾繆登諭榮曰卿國家舊臣祗事先帝二十
餘年又輔朕東宮今嗣位須協心匡輔或政務闕失朕弗
聽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毋憚煩十一月
仁宗御西角門闕廷臣誥詞顧謂榮等曰卿三人暨寒夏
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凡朕所行卿等知其有未善
皆當盡言因取丑人者誥詞親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
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十二月加工部尚書仍兼二職
勅曰醜虜梗化累犯邊疆我皇考文皇帝爲宗社子孫
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六師往行天

討班師之日，不幸中道。皇考上賓，朕遠違膝下，唯卿盡忠爲國，今辰奏告，忽思至此，感傷不已。卿當重賚，曩者哀悼倉惶之際，報卿甚微。今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綵幣十表裏，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千石。特陞卿爲工部尚書，前官如故。初，榮扈從北征，成祖委以軍務。及上賓之日，所行喪禮，并軍中處置事宜。上聞計時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爲言者，故遂降勅獎諭。丁巳，梓宮葬長陵，榮護喪事。洪熙元年正月，上御奉天門朝羣臣，散樂，止行五拜禮。二月，命魏國公徐顯宗讀書國子監，召榮諭曰：爾宜往諭司業，此開國元勳之裔，欲其家與國同久，必教之讀書，知禮。

理五月朔勅修 成祖文皇帝實錄榮爲總裁辛巳 仁

宗升遐時 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恟恟榮奉 皇太后懿

旨馳往迎至德州謁見 宣宗卽位益推心委任屢沐白

金綵幣之賜閏七月初修 仁宗昭皇帝實錄復爲總裁

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 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總

之八月辛未漢王叛 皇太后召榮使定計榮請親征

皇太后及 上俱有難色榮曰彼謂 陛下新立必不自

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

皇太后壯之勸 上從其計榮卽起行晝夜疾馳至卽合

圍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 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

漢王遂開門出降。詔免漢王爲庶人，改樂安州爲武定州。事平回京，賜鞍馬白金鈔幣。二年丁未二月，賜範銀圓書五，其文曰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闕西後裔，建安楊榮、楊氏勉仁。十一月乙未，皇太子生。宣宗皇帝親酌酒賜榮，并賜白金鈔幣及金酒器。十二月，召至東苑，詢訪政務，賜酒饌。三年戊申元宵節，賜文武大臣觀燈於萬壽山，命中官侍宴。榮進元宵賦。二月，命榮同少師蹇義等十八人從遊萬壽山，詔許乘馬從東北門入，各携從者二人。至乾明門下馬登山，繼命乘舟泛太液池。少頃，宣宗乘黑驢馬至，召士奇與榮詢問民情甚悉，賜以醢醅酒，人各令盡。

一甌復命遊小山、看西域所貢二獅、日將西、令中官待宴松林之下、秋七月、遊內苑、賜以金銀綵幣、玉杯酒饌等物、八月、扈駕巡邊、給內廐良馬、命榮從、乙卯、師次寬河、遇虜衆將入寇、且道隘、師難並進、宣宗親帥師勦平之、甲子、班師還京、榮進平胡詩十篇、十二月、兩遊南海子、賜羊酒及鈔、四年己丑正月、陪祀南郊、賜金銀鮮果等物、五月端午節、賜扇及五色長命縷繫腰、八月、賜枸杞湯、且令中官吳誠論旨曰、服此可以延年益壽、祛諸疾、九月、重陽節、賜宴、及御製詩一章、十月、駕雨至文淵閣、賜詩及鈔、并酒饌、十一月、有囚犯告都御史顧佐、枉人重罪、不聽訴理、

者。上大怒，召榮及楊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及法司鞠實，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立命磔清於市。五年庚戌元夕，命觀燈於萬歲山，賜宴，榮以詩進，賞鈔六十錠。壬戌，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宴於中府。二月，宣宗

皇太后謁長陵，獻陵庚子，宣宗以皇太后命，召見榮等五人於行殿，諭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皆卿等贊翼之功，賜酒，殺及金織紵絲表裏，三月，回京，賜青紅氍毹，子駝褐，陞少傅，仍兼前二職。階榮祿大夫，三俸俱支，榮固辭大學士俸，詔許之。丙申，賜宴文華

殿 宣宗親待六年二月 聖節賜宴乙巳復賜宴內廷

特賜詩一章七年壬子元宵節觀燈內苑仍賜白金綵幣

八年癸丑七月吏部奏少傅滿三載賜宴禮部九年九月

扈 駕巡邊給以天閑名馬光祿寺日供酒饌十年乙卯

正月 宣宗宴駕壬午 英廟卽位累賜白金綵幣鈔錠

丁亥往視山陵還奏稱旨復有白金鈔幣之賜夏六月命

葬官葬景陵賜白金二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二千錠

秋九月 宣宗皇帝實錄充總裁賜宴禮部冬十月

命監立 天壽山碑賜白金五十兩紵絲羅四表裏及上

尊珍饌明年丙辰改元正統甲戌 上御文華殿開講樂

講堯典克明峻德章敷析明暢音吐鴻亮 聖心悅豫賜

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鈔二百錠卽宴於禮部夏五月

奏少傅滿六載勞以羊酒鈔幣三年戊午二月陞授光祿

大夫柱國夏四月 宣宗實錄成陞少師賜白金一百兩

綵幣六表裏鞍轡名馬宴於禮部辛未復賜玉帶金織麒麟

羅衣五年庚申二月從耕籍田禮成卽上章請告展墓

詔降勅書諭其念 先朝寵眷之隆及期而來且命

內侍阮江伴行六月還京力疾就道次杭州而劇卒於武

林驛享年七十內侍阮江以訃聞 上爲之慟輟視朝一

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

溇等論祭仍命阮江護喪歸其里工部遣官督所在有司
管葬

水東日記云夏太常仲昭嘗聞之楊文敏曰吾見人臣以
抗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譬若
侍上讀千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
嘗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可爲玄紅遽
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幼
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又云盧都御史唐
在邊以虜使入境節損供給爲中貴人所毀得罪下獄武
謂盧本爲公家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吝其小費而遠患

或生則所費益不貲矣。此不可不知。天順目錄云。文廟
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唯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入
閣。未嘗一日離左右。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至發
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唯不忍
却人之餽。凡鄉人有餽。必先詢訪其人之貧富。若貧亦不
却。但酬以別物。與所餽相稱而已。又曰。居仕途者。或早年
得意。晚卽坎坷。或少年見滯。老乃顯達。或始終多難。而中
歲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卽得君。無日不在崇貴之中者。四
十餘年。歷任四朝。曾無一日之恙。終始全美。不可以常數
論也。武者聞氣所生。而稟賦自爾。完厚邪。

殿學記云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信斯言也豈得謂之才哉夫國家多難羽檄旁午匪才弗達上下多危蕭牆交構匪才弗定醜虜窺伺內猜外疑匪才弗靖奸雄僭竊彼甲此乙匪才弗協是故陳平燕居深念張良借筋前籌才矣而謂之小人可乎或謂文貞正而不譎文敏譎而不正則予豈敢

寓圃雜錄云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唯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卽位楊榮等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諸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英宗

既崩三臣久沒無人敢復 祖宗之舊迄今遂爲定制矣

附傳

金幼孜新淦人少習春秋與同邑練子寧俱負時名練自許爲忠臣而以良臣待幼孜革除閒練職憲臺幼孜中庚辰二甲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師過江練歿節幼孜改翰林檢討入內閣轉侍講永樂二年 皇太子立幼孜爲講官侍日講專講春秋五年遷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附奉訓大夫七年扈從巡北京八年二月 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次永安甸雪初霽 上曰雪後看山景最佳過雞鳴山躡野狐嶺 上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

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卽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爲
塹、因塹爲池、守茲巖險、雖有鐵騎千羣、安能飛度邪、次鳴
鑿戾、曰此大伯顏、出其西北、則爲小伯顏、東北則爲開平、
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蹕凌霄峯、上召幼孜
等至帳殿、夜分乃出、翌日、次環瓊圃、指示塞北山川、謂幼
孜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兩河相交、故名、交河水、鬻
沙、出唐之碑蹟尚在也、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
色白、草木虎豹皆白色、所謂長白山是也、至長清塞、上
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經濶濼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
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上遂更名濼爲玄溟池、次通川

旬又遷指海邊石山曰此卽三石山也爾等記之冬還南京陞幼孜奉直大夫十一年扈巡北京十三年扈從北征是年冬還北京命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翰林院學士仍兼右諭德本年冬扈還南京十五年扈巡北京預修高廟實錄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二十二年扈從北征次開平上召至幄中諭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也幼孜請班師上卽命草詔回鑿次清平鎮宴羣臣命內侍歌高皇御製詞五章曰此先帝垂諭叙創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酗之失朕嗣洪業唯恐失墜於是自製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仍命內

侍歌之次、清水源命、幼孜刻石紀行、使後世知朕親征、遇此、仁宗嗣位、進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月、加太子少保、兼武學殿大學士、洪熙元年、命兼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三俸並支、尋告歸省、丁憂、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起爲總裁官、五年十月、扈從巡邊、度雞鳴山、上曰、唐太宗征遼、嘗過此、幼孜對曰、太宗後亦悔之、此憫忠閣所由建也、上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人皆謂是元亡之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六年、遘疾卒、壽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

吾學、纔云、建寧公、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

塞屢受遺音、撫順討逆、羈勒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
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絳、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
斷、內行修謹、曾度圓融、祿厚財豐、贍賑窮阨、貴賤賢愚、皆
歸心焉、幼孜附驥、藉以完名、不亦美乎、

太師楊文定公

楊溥字宏濟石首人、建文己卯舉湖廣鄉試第一、胡儼以
桐城令與典文衡、拔其文、旣而中庚辰二甲進士、授翰林
院編修、永樂二年、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一日、
東宮歎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賢、然非漢文帝寬仁、
無由得行其志、臣以爲釋之在漢廷、誠不易得、如文帝者、

三代而下尤不易得也。退而采文帝事，編類以獻。十二年七月，車駕北征，東宮遣使奉迎，稽緩。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黃淮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尚可宥，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命法司鞠之，辭連溥及芮善、王愷，遂俱逮繫。仁宗登極，始得釋，擢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本年陞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講王璉、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為編修，訓導何登為給事中，俱輪班奏對。上親握關印授溥曰：「朕用卿等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卽有建白，封識以進。」宣

宗嗣位復還內閣預修兩朝實錄爲總裁官三年扈上

出喜峰口征虜四年秋以母喪去位 詔奪情起復復入

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雞鳴山 駕旋卽幸文淵閣諭

溥等曰朕聞有道之君崇禮儒臣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

此冀有所聞也五年實錄成賜溥白金十鎰羅衣一襲綵

幣十二端六年冬 上御文華殿溥同士奇楊榮入侍諭

曰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

成詩揭之座上朝夕省覽今以刻本賜卿當亦思開創之

難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安矣元年秩滿陞禮部尚書

兼學士十年 英宗繼統溥復入內閣與楊士奇楊榮同

和經筵正統三年總裁 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溥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瘴癘南人苦
嚴寒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
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
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其
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十
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永東日記云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
何必用桃符

菽園雜記云楊文定公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所過州

縣官迎送饋遺甚勤。時知江陵縣事范公理獨不然。公聞而異之。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也。

瑣綴錄云。宣廟最好詞章。選南楊英。陝芳洲。日直南宮。應制。南楊思進。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贊。陳拔筆贊云。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永齡。我懷思兮。治平。賴忠貞兮彌成。宜壽域兮同升。南楊以指圖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曰。先生有則改。無則罷。遂去。以賜內閣。中官請問西楊曰。壽域二字何如。西楊應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遷告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詩何如。南楊曰。好詩。中官曰。先生指壽域未爲好也。南楊默然。正

統間朝鍾一日不受杵。命內閣逆祠鍾文。南楊入室中。翻舊稿不得。太監候久。促陳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楊曰。舊無此稿。先生第口占。我寫。南楊起一語。陳遂續成之。後奉命御製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密旨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曰。大明新建廟學之碑。南楊執用其題。西楊言。凡言重建者。既作之後。又作是也。廟學前元所建。非國朝事。且廟與學是二。若只書太學。而不書廟。於禮未安。廷議雖聽西楊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

餘冬叙錄云。英廟初立朝廷大政。多承張太皇太后

指裁 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劔侍衛凜然 英宗東立英國公西下立 太后召問人人皆有獎勵之語及溥乃歎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見蓋 仁宗監國時以讒故官僚大臣輒下詔獄陳壽解縉馬京徐善述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歿獄中公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歿者數矣 獻陵每與 后言及東宮時事恻然泣下以故 昭皇后以爲言

天順日錄云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故時人有

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高下
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則所舉之人官亦在前以此與
論不平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協
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爲國之心豈有
不善但各出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之爲愈耳李禿翁曰
若有私情吏部自擢尤易私也

瑣綴錄云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
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問隱然相業然猶
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潛邸舊人而三楊同官
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定三武蓋軍職尚少經費無幾

民間人稀地廣，宜募英武，獨斷乾綱，百司守令，久任不易，官民相安，天下太平。三楊之名，所出以起也。時福建僉憲廖謨杖歿驛丞，東楊以鄉宦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調降府同知。太后聽之，自是振日據拾內閣之誤，而三楊迭請告展省矣。遺宗室中有遺東楊土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京楊不在，所之，以此振權益專，遂因麓川思機發思仁發兄弟，皆獲遺有麓川之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溢費賈賞，九溪苗獠乘機不靖，延至葉滿宗，鄧茂七、黃蕭養輩相煽而起，極於土木之大變，此皆三楊

失計、無以服振之心故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云、塵談錄云、我朝相業、以三楊爲首。然亦願朝廷委遇責成之專。正統初、英宗以幼君臨御、張太后每加擁護、專任三楊。有議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一日遣王振至閩西、楊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西楊憤懣而退。三日不出。太后遣使問故。東楊語之。太后震怒、詔鞭振。仍押至閩謝罪。且戒振曰、再爾必殺無赦。以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及太后賓天、三楊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

吾學編云、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公稱

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又明年昭聖皇后崩又明年西

見三楊二國繁非細

楊卒十一年公卒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又云西楊玉質
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斤游刃遇事立斷南楊安貞履節
調羹釀醴參合成名並稱賢相余聞之先人曰文貞輔導
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身以濟其主文敏經畧北塞金
湯萬里有武績焉文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遷二楊者二
十三年復還弘文再入內閣昭皇后臨朝與民休息四
游晏然皆其力也

太保高文義公

高毅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

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爲翰林
侍講正統元年楊文貞公薦公學術醇正克講官修實錄
五年陞侍講學士十年入內閣陞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十
四年上北征曹文忠公從行公居守景泰初進向書工
部兼翰林學士是年虜數請使迎上皇侵我上谷雲中

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公壯
榮解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上皇將至京公言奉迎

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公所公補入朝傳示

羣公卿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上不喜詰匿名

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送榮恐累公自轉闕下下詔

可致仕、公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
順間事、輒不應、成化初、姚文敏公既請謚、王佐、鄭瑩、又
上言、公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學士侍、英宗經
筵、入內閣輔政、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駕獨
建備禮郊迎之筵、天順初、以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進
退有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謚、庶表臣節、得贈太保、謚文義、

侍郎薛文清公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年領鄉薦、爲真定
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永樂己亥、
貞改河南鄆陵、瑄補鄆陵諸生、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明

年辛丑登進士第及父喪服闋宜廟思得良憲臣擢瑄
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
舉者吏部尚書郭璉薦瑄提學山東學校瑄首以朱子白
鹿洞學規開示學者諸生皆呼爲薛夫子太監王振之專
政也問閣臣曰吾鄉亦有可爲京堂者乎卽以瑄對召爲
大理少卿瑄至京宿朝房閣臣過詢不值語其僕曰可語
若主明日詣王太監若主之擢是王太監力瑄聞之不往
又使人語之竟不往詰公知李賢素善瑄語賢轉致言振
數問之也賢至朝房道意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一日會
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其爲瑄也振連揖之

自是銜瑄矣。會有指揮某歿，振姪王山欲娶其妾，其妻不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爲辯寃，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誣瑄出入入罪，振喉言官劾瑄得賄，故庇歿獄。瑄遂逮繫當歿，及至午門會審，瑄呼王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翹避。」文怒，奏瑄不服問理。詔縛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歿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遂傳詔赦免。瑄家居，六年。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濟上

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土。瑄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

○人○

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是歲瑄近七十。復乞

致仕不允。英廟復位。素知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入內閣。知制誥。一日。上御便殿。召瑄入。語移

時。尋命主考會試。事峻轉左。瑄是時。臣石亨等竊弄威權。

歎曰。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

者從之甚衆。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卒。年

七十三。天順八年也。謚文清。劉文安嘗請以公從祀廟庭。

今從祀。

人品
非相

太常岳文肅公

岳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爲蒙泉先生。順天府涿縣人也。長身美鬚，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

業。李忠文時勉，時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商文

比又徒得士

毅、輅、彭文憲時、王端毅、怒皆與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

考誤寘落卷。侍講仕寧見曰：此我輩人也。遂擢第一。廷試

舉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

兼編修。天順丁丑，改修撰。英廟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

忠肅翔亦薦之。六月，召見文華殿。上遙見正，遽曰：好。

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三十四。上曰：正好。

問何處人對曰鄒縣

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

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

取汝朕今用汝內閣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

正頓首受命出赴陽至左順門石亨張軫自外入見之愕

然比入見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軫請爲誰

上曰岳正亨軫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

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人對曰陛下旣得人俟果稱

職進官亦未爲晚然自是宣召賜賚絡繹於道一

日錦衣衛官校選得一僧是好言惑衆者獄具僧坐反太

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遷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

耳。選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朝議臆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等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與呂文懿原見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上曰：正言是也。

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筭，皆梟於林木之上，不能悉致，止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梟首置於何所？其人不能對，正聞爲上言，曹石勢盛，宜早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嗚呼，成

祖之體恤楊榮仁宗之體恤楊士奇可謂委曲周至不啻手足矣臣其有不以腹心報上乎夫此何事也可使岳正述意哉正獨委身事主不顧禍患直徑造亨諷令欽哉以此二人怨正日深矣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視草歷陳弊政有曰敬事天神有未盡與祖宗成憲有不遵與善惡不分而用舍乖異曲直不辯而刑獄寃與征調多方而軍旅勞與賞勞無度而府庫虛與請謁不息而官爵濫與賄賂公行而政事廢與朋姦欺罔而阿附權勢與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與徵歛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寧與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抑爲軍衛

有司闢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與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漵以母老留閱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

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桔急氣奔欲

此等奇人不在幃中

死涿人楊四者爲正所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正曰桔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燒整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自然昂起楊乃爲去釘脫桔剝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旣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然可如何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正因此乃得至戍所時傳有

密諭岳正須生不須死。又鎮巡而下素推重正。以故皆致
各禮。賊不能害也。上亦時憶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
膽。越四五年。曹石俱敗。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嘗言
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爲
民。甲申。茂陵卽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
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詔正仍居原職。吏部擬調
南京。有旨勿調。留充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錄。時陳
緝熙邢遜之相繼爲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簿。被讒得罪。
去文達勸正代爲祭酒。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爲。會
廷薦正爲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

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至府作小西
湖開兼濟河築南北隄塞白理港別贖民田開河直趨涵
口修江口橋以至通津鐵河猴溪諸橋無不修治而白理
功最鉅復購穀予饑民倉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
類多侵尅正親爲會計且教之納卒省半費而素覓利於
官者一旦弗得勝爲謗書獨彭惠安公韶陳太常音知而
辯之正亦厭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引疾致仕去至壬辰
九月十一日卒於家卒年五十五正於音無所不讀謂天
下事無不可爲高自負許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追古
作者字法精邃大書尤偉勁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常載

畫荷菊遂稱絕品有類傳稿十卷行於世

李東陽贊云才之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之者之難也
我明一區夏幾百年至宣德正統庶富而教極矣公當
是時以文學取甲科天順復辟出膺召命居宥密遭際之
盛擬諸夢卜感慨奮發忘身徇國方將以功烈顯於天下
而爲權奸所搆又厄於冒嫉投荒處僻竟不究其志以死
肯才弗能哉夫當英祖之感悟憲皇之更化幸於側
有人焉猶且復用用則猶可以自見也惜哉然公之文章
氣節震搖海內傳之後世有斷斷乎不可泯者與化人既
去而思爲祠以祀之他可知已或乃以浚恒之凶不密之

失爲公累，是徒以成敗利鈍論，非所以防世厲俗也。謹備述之，以備國史之闕。

石淙楊一清簡李西涯曰：蒙泉先生以文章氣節高一世，夫人所共知。至其遭際本末，後生小子或未之能悉也。走不及游先生門，而獲從詞林先達後，嘗擬之漢汲黯、宋李綱之儔，成敗利鈍不論也。國史不可見，若曠石之文、葉吏部文莊固先生同志撰述，似未盡。金緋在躬，非所以幸先生。又借李白柳宗元爲喻，雖意有所指，豈其倫哉。承示近所爲補傳閱之，平生所知聞，包括殆盡。夫以門牆肺腑之深，厚見而知之，其言足傳而信，宜莫若吾西涯公者。而是

傳乃成於三十年之後，抑又何故？是宜急托之木，與誌銘並傳，以解學士大夫之感，罔俾獨遺其後之人。

水東日記云：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胡未信而遽諫也？季方應曰：初，上用我，責任教戒，甚至，故我不敢不盡心。若予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

類博稿云：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下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正遂繫括其辭，題於寫肖之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唯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然而靡憾也。

定襄伯郭登岳先生贊云、器弘而博、義精而約、才雋而腹、志端而確、旣鍾之以秀美、又文之以禮樂、鏘金玉而協韶、鈞豁煙雲而瞻山嶽、是以蚤登龍虎之榜、遂入絲綸之閣、陪天語以從容、握斗杓而斟酌、寔王臣之蹇蹇、匪常流之諾諾、姦諛側目、若從隼之擊、秋風忠鯁犯顏、尚苦口而思良藥、廟堂之高、不足易其介、金革之困、不足改其樂、雖萬折而必東、信六尺之可托、噫斯人也、行七十子之列、則吾夫子答申枨之先、必不曰、吾未見剛、慟顏淵之後、必不曰、未聞好學者也、

李宏甫曰、楊遼菴雖以葉文莊墳誌爲未詳、以太白柳州

此。類。為。非。類。以。金。緋。在。躬。為。非。所。以。幸。先。生。字。字。皆。滴。血。
可。畏。也。然。文。莊。贖。誌。亦。自。好。宜。并。錄。讀。之。又。責。李。文。正。補。
傳。成。於。三。十。年。後。其。言。尤。為。真。切。嗚。呼。世。間。白。日。如。過。隙。
誰。能。耐。煩。等。爾。一。落。筆。遂。二。十。年。也。然。文。正。祭。文。等。皆。淋。
漓。可。誦。有。欲。知。蒙。泉。岳。先。生。者。定。當。細。閱。文。正。先。生。之。筆。
文。正。真。不。謬。為。岳。先。生。門。下。士。與。佳。婿。也。其。婿。經。其。女。甥。
婿。辰。祭。文。亦。好。且。道。二。人。皆。是。岳。先。生。自。幼。選。擇。而。成。者。
豈。不。快。哉。

菽園雜記云潘流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季方同遊太學相
友善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客京師後季方過陳編

熙內翰見其友季思試季方愕視久之云此吾故友繼流
清應真思翌日廷試命工寫真以予辰曰此汝父遺容命
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泣而藏焉此亦衣冠中一
異事

侍郎呂文懿公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父景州學官歿不能
歸喪公權厝景州時時至墓慟哭景人及道旁聞者皆酸
惜已而奉母南歸家益貧知牖黃憇閱秀水學宮文奇學
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
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
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乃有大士如呂生遺草萊山

者邪。急召公公入見。衣藍縷。試之舉業。文理皆勝。問經書。輒能默誦。慙驚異。與新衣。不受。會理葺黌舍。與諸餘材木。又不受。慙曰。生家貧。鬻此。且得善價。受之何妨。終不受。太守因益太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慙卽遣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進士第二。入翰林。時選翰林講讀官。裴維翰。等。王王。李紹。商。劉。俊。及公十人。習制誥於東閣。景泰中。命倪謙及公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上一日至庶中。命倪講詩國風。公講書堯典。上說問二人何官。謙對。臣右中允。兼翰林侍講。公對。右中允兼侍講。上又問中允講讀官。

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上曰何踟躕。乃鬪。二人頓首對。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矣。天順初。改通政右叅議。兼故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曹用事。知敬公未幾。岳公正暨公列上石曹罪狀。上留中不發。曹石微覺。上意大恐。遂共謀摘承天門災詔中語。謂內閣臣訕。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厲聲曰。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岳正去。公符留。公與李賢同在。

內閣修 大明一統志公充總裁母憂去道景州啟父寔
歸合葬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公在內閣六年端潔
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統綺篋中唯賜衣幾襲輒分祿贍
宗姻貧匱者子憲應試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
常卿有學行